

第四辑

江西英烈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第四辑

江西英烈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編

目 录

邹 努	(1)
舒味三	(15)
卢德铭	(22)
刘仁堪	(30)
胡少海	(35)
刘作述	(42)
刘肩三	(50)
廖子清	(67)
肖保璜	(72)
赵世嘉	(78)
马 铭	(82)
胡 筠	(93)
胡 波	(99)
李青云	(108)
寻淮洲	(113)
戴元怀	(120)
刘畴西	(124)

彭干臣.....	(129)
余泽鸿.....	(135)
叶际平.....	(141)
胡发坚.....	(148)
辛忠葵.....	(153)
刘 英.....	(163)
王麓水.....	(180)
在高虎埗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196)
后 记.....	(199)

邹 努

邹努，字玉书，号逸民，乳名添林仔，江西省新干县潭丘乡中洲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五日。父亲邹乾泰是个贫苦诚实的乡村教师。邹努七岁念书。不久，父亲因积劳成疾不幸去世。邹努跟着寡母劳作，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沉重的劳动压抑和长期营养不良，使他长得特别矮小、瘦弱，皮肤也格外地黝黑。

一九一八年秋，邹努在穷乡亲的帮助下离开偏僻贫困的山村，来到新干县立小学念书。他时刻铭记乡亲们“为今后不受坏人欺侮”的嘱咐，刻苦学习。他喜爱博览群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县城南门桥边摆了个书摊，邹努中午、晚饭后必去阅读。小小孩童，如此好学，引起了卖书先生的好奇，便问邹努书中的内容，邹努对答如流，而且还把前几天所看之书的内容一一讲出，文章中精彩之处，他几乎都能逐段地背诵出来。

新思潮和新书刊丰富了邹努的知识，使他的思想更加开阔起来。一九一九年春，他在笔记中写道：“民权一日不伸，亦即我民所受之痛苦终日不免，质言之，有督军则无民，有民则无督，时至今日，实我民与督军不共戴天之日也，要自治之必先废除督军也。”他在作文中写过：“人必不能自立，始有赖于他人之维持，故赖他之维持而存在者，先已失其独立性，一旦维持者不予维持，便无存在之可能，而岌岌不可终日。”他的笔记是很少给人看的，但

他抄录的《古今佳句集》和《模范作文抄》以及他写的文章，则常为同学们传抄。

“五四”前夜，在新干县的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以朱侯军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邹继龙为代表的革新派两个阵营。邹继龙原是同盟会会员，毕业于两江师范，后在县城“大佛寺”办了个“新干养成士训练班”，传播民主主义思想。邹努常去听讲。这年春末，守旧派在县立小学门口贴了副攻击新文化的对联：“大学堂小学堂不大不小小学堂学成是人是鬼，中教习西教习又中又西教习教书非武非文。”横幅是：“白菜变黄菜只要把锅盖，黄菜变白菜永世变不来。”邹努看后气愤非常，当即编了首歌谣：“咱们的国家，物博地又大，人口多兮哪。你说你的语，我说我的话，大家说的话，大家听得懂，中国人不懂中国话呀，喂，四万万同胞，都来改用中国话，大家说的话，大家听得懂，唤起民众呀，世界庆大同。”再配上新干县的民间曲调，在城镇乡村的学生中流唱开了，给保守派一个有力的回击。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了。邹努邀集姚有光、皮联璧等进步同学，组织爱国师生上街示威游行，查禁仇货、焚毁了城镇瑞昌祥等商店的日货。新干全县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爱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帝国主义派在新干的神甫、牧师及其走狗吓得纷纷潜逃躲避。

一九二一年冬，邹继龙从北京返回新干，给邹努带来了《新青年》等革命刊物。通过阅读革命书刊，邹努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日人染指

闽鲁，俄人又垂涎于蒙藏，加之英法诸国移戈东向，国事之危，甚于累卵，吾民可耻可辱之事犹有甚于此……长此以往，拒憔悴黯淡，吾赣有亡者之痛，而国将不国，神州恐不免于陆沉之惨矣。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当时，新干县政府不顾国家的危亡，忙着竞选京、省两议会议员，互相勾心斗角，以至闹成械斗流血事件，县知事两边受贿，不加解决，造成县城一片混乱。为此，邹努写了篇文章贴在校门口。文章开头是一首诗：“济济两派斗相竞，堂堂县府纳贿行，堪知弥乱嚣声中，旷野哀声动地吟。”末尾是“夫今日者，正气降而邪气升，妖魔载道，贿赂风行，是故国蜩鼎，民怨沸腾，吾辈岂能坐视？必奋起而力行，救国拯民于危难之中！”这是邹努第一篇抨击当时新干政局的战斗檄文。学校师生纷纷支持邹努这一行动，指责当局的弊政；反动派惊慌不已，欲抓邹努问罪，可邹努仅是个又小又矮的小学生，况且在新干学界和群众中已颇有名气，只得无可奈何地派人偷偷把那篇文章撕去。

一九二二年夏，邹努由新干县立高小毕业，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年秋末，他和同学冯任、袁亚梅、朱由慳等人，在校内组织“读书会”，召集进步学生，阅读高尔基、托尔斯泰及欧洲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进步作品。他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反对学校腐败教育，以及各学校“反对开除学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等斗争。同年，他参加了江西革命团体“改造社”。

一九二三年一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成立。三月，邹努与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等人共同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

一九二四年一月，赵醒侬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回南昌，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为基础，着手建立江西党的组织。三月，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改组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在南昌秘密成立了国民党临时江西省党部，赵醒侬、邓鹤鸣、涂振农、曾天宇、邹努、王镇寰、姜伯彰等七人为委员，邹努任青年部长，负责青年和学生运动工作，并任国民党南昌市党部的训练员。不久，邹努加入中国共产党。

邹努入党以后，工作热情更高，被一师的同学推选为学校的学生干事，举办了“平民夜校”，招收在校的工友和学校附近的贫民四十余人，编成识字班。这个班后来有二十多名学员参加了革命队伍。

邹努在同学中是比较穷的一个，不论寒暑，总是穿着母亲为他做的土布衣裳。没有衣服洗换，他常是晚上洗，第二天不等全干就穿上了。有的同学笑他衣冠不整，他说，我们要四万万同胞能衣冠整齐才好，光少数人衣冠整齐有什么意义。他的文章写得既快且好，传单、宣言一挥而就，往往一边开会一边起草文章，会议一结束即刻下达。他擅长演说，说服力和鼓动性很强。当时许多群众大会和重要会议，都有他参与组织领导。

一九二四年初秋，邹努根据党的指示，回到了离别三年的新干，组织成立了“新干县暑期学生补习班”，挑选了二十多名进步学生参加学习。这个补习班名为补习文化知识，实际上是宣传革命道理，发展革命组织，培养革命骨干，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邹努发展了一批进步学生和工人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八月，在县立小学成立

了新干县第一个团支部，由邹努任支部书记。九月，邹努离开故乡重返南昌。

邹努回到南昌后，即参加了江西省学生联合会、南昌学生联合会的改组工作，并当选为省学联的主席。他负责编辑和出版了《江西青年》、《南昌学生》和《我们的前途》等进步刊物，抨击江西的黑暗政治和旧习惯势力，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广大青年学生投身革命运动。他在《江西青年目前的中心工作》一文中写道：“今日之江西，是乌烟瘴气，漆黑一团的江西，是腐败教育和与腐败舆论造成的灰色江西，我们要开始努力合乎上面诸原则的新文化运动，以应目前新社会的需要。我们不要误从文化运动成了历史上的名词，我们要因为有堕落的青年为着文化运动，不知不觉间中了文学恋爱的弊病，矫枉过正，因噎废食的耻笑文化。我们要确信青年是时代之花，是新社会的柱石。要促进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而成功，只有到青年群众中去，猛烈进行新文化运动，使青年群众在思想上、行动上发生彻底的改革。然后，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十二月，青年学会江西总会成立，邹努当选为主席，并负责编辑出版了《江西青年》杂志，发行一千份之多。九江、黎川、吉安、波阳、铅山、永修等十多个县都相继成立了分会，会员发展到数千人。他们受到党的培养教育，有很多人加入了青年团和共产党。

一九二五年三月，南昌团地委根据全国第三次团代会精神进行了改组，成立了第五届团地委，邹努担任学生部长。他领导青年学生向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斗争。这年四月，国家主义派陈启天来到一师演讲，邹努知道后，和冯

任等人一道，邀请一些同学事先切断了电灯线路，使其演讲不成。第二天校方只好把地点转移到东湖边的通俗教育会，又为邹努知道，他和冯任又邀集进步学生，到通俗教育会门口张贴由邹努、冯任执笔写的《驳“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谬论》和《揭露国家主义派头目陈启天的丑恶嘴脸》等文章，然后，邹努带领一师和一中几十名学生骨干在会场后排坐下。陈启天第一个问题还未讲完，邹努便站起来提出当前革命运动的几个问题，要陈启天当场回答。陈启天根本不懂革命，连连推诿，语无伦次，引起全场哄然大笑。陈启天急得满头大汗，抖着双手匆忙收起讲稿，狼狈溜走。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六月三日江西各民众团体召开联席会议，会上由赵醒侬、邹努等主持，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五日，组织南昌市各界群众共三万余人冒着大雨在皇殿侧举行了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从六月中旬起，邹努便把主要精力转到抵制仇货的斗争，以学联名义在各校组织了“仇货查禁队”，身先士卒，到处搜查仇货。他领导和发动了六日全市各校的总罢课。九月三日，江西沪案交涉后援会和江西学联举行会议，邹努在会上坚决主张严厉打击买办奸商的猖獗卖国行为，把抵制仇货的斗争坚持到底。会后，随即组织规模巨大的仇货查禁队。他带着同学们向洗马池李恰昌洋货店和土巷口第十号货栈进发，忽见一小贩从洋货店走出，见到仇货查禁队就神色慌张弯路走开，邹努走上去把他腋下的纸包打开，原来是五条英国“哈德门”香烟，当场揭开了奸商李恰昌的真面目，查出

“哈德门”香烟二百箱，还有洋伞、洋布等物，价值二万余元。邹努和调查股长及市学联主席姜铁英商量后，立即分派同学到全市各校去发动和组织学生到胜德门外集合，抬着从各大洋货店查到的仇货，游行示威，然后把仇货运往胜德门外赣江边公开烧毁，这一行动震动了全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江西督办方本仁接受了英美烟草公司四、五千元贿赂，站在帝国主义资本家一边。这时，他剥下了伪善面孔，公开扬言“抵制英日货过激，造成重大外交交涉，学生应赔款一万六千元”；同时指令南昌戒严司令部出动军警数百人往烧烟现场，武装驱散群众，逮捕了邹努、姜铁英、杨大膺、熊成、陈步翔等六人，周围群众被指挥刀及皮鞭打伤者甚多。并查封了市学联和沪案交涉后援会等革命团体。

方本仁将邹努等人关在江西省军务督办公署监禁计一月之久，在关押的日子里，军法处长亲自对邹努等人进行审讯，但总是被邹努他们反驳得无言以对。

邹努等被捕，激起了全省各界人民的愤怒。江西驻沪各界联合会、上海大学同乡会等团体致电江西反动当局，对其逮捕邹努等人提出了抗议；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也登载了关于邹努等被捕的文章。革命群众的反对，各界团体的声援，迫使江西督办方本仁不得不于十月三日将邹努等人释放出狱。

邹努出狱那天，南昌市学联组织了欢迎大会，给他们戴上了大红花。一师学生会还为邹努举行了欢迎会。在会上，邹努感慨地说：“这次入狱，更使吾懂得如何要革命。”他慷慨激昂的谢词，博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邹努出狱后，更加积极忘我地工作。双十节时，他和丁健亚等在党员会上，作了题为“双十节之意义”、“关税自立问题”、“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等演讲，受到与会同志一致称赞。十月二十八日，团地委根据团中央第八十六号通告，进行了改选，成立了第六届团地委，组织部长由邹努担任。十一月，邹努在中共江西地方党组织的指派下，发起成立了“青年互助社”，出版了《南昌青年》，并举办了两所平民夜校，他亲自授课，培养了一大批农运骨干。同时为广东农民讲习所和黄埔军校选送了不少学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南昌团地委进行改选，成立第七届团地委，邹努任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五月二十日，江西省学生总会成立，邹努被选为主席。六月，成立了第八届团地委，邹努负责学生部工作。

一九二五年冬和一九二六年上半年，邹努领导江西省青年学生进行了反考斗争。一九二六年春，省教育厅通令各校，凡这年各校毕业生一科不及格者，不得毕业。这实际上是反动当局的一个阴谋。他们害怕学生运动，妄图以此将学生束缚在书堆里不问时事；同时，借此趁机打击排挤一部分进步学生。对此，江西党组织指派邹努领导这一斗争。由邹努主持成立了“江西学生取消毕业考试委员会”，召集全省各县致南昌各校学生代表在南昌开会。在会上提出了“巩固此次反考的联合战线”、“集中并统一学生的力量”、“勿受反动派之引诱欺骗”等口号。会议以学联名义发出宣言，并为豫章中学帅毅助自杀发出了告全体同学书，为女师追悼刘和珍散发了传单。邹努在会上发

表了演说：“我感到南昌学界太沉默了，许多人始终抱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向教科书’的态度……我们的学问决不是光从书本上、学院式的研究得来的，必须注意从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社会现象中去探求，然后才能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这种学问才是活的，于人类社会进展上才有裨益。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目前的政治环境……。南昌成了封建势力充溢的黑暗世界，被绅士阶级讨厌的称为暴徒们的工农已经站起来了，他们在和一切反动势力斗争！我们读书明理的学生，英气蓬勃的青年，热血沸腾的青年，可以忍受反动势力妥协而置之不闻不问么？”

一九二六年七月，邹努出席广州北伐军誓师大会后，顺路回到故乡新干县。在那里，他领导全县人民迎接北伐军北上，组织群众营救了被孙传芳部队抓捕后关押在中洲祠堂的北伐军某部的一个参谋长，还帮助当地群众组织了农民协会。

不久，邹努又回到南昌。他为青年学生请来郭沫若、李富春、林祖涵即林伯渠等人作专题报告；请蔡畅为小学生演讲、讲故事，唱法国歌曲；他主持了南昌全市百余个团体数万人的群众大会，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两小时的反帝、反军阀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邹努在全市各界十万人反英示威大会上报告了开会宗旨。十七日，他主持召开了全市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部署了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活动。十八日，他担任声援上海人民反英运动联席会议主席，亲自草拟了会议决议。二十日，他请郭沫若、袁玉冰等在纪念列宁逝世三周年大会上讲演了《列宁主义和中国

学生问题》、《列宁主义是什么？》。二十五日，他带领南昌市慰劳军士委员会的同志，赴武汉慰问北伐军将士。

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邹努不畏艰险，同反动派进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他带领学生昼夜出没于南昌的街头巷尾，把反动派贴的“消失赤色恐怖是人类的大救星”改成“赤色恐怖是人类的大救星”，把“赤色恐怖是人类的大敌”改成“白色恐怖是人类的大敌”，此事曾一度成为南昌城里家喻户晓的新闻。

一九二七年初，AB团首要分子段锡朋在蒋介石指使下，篡夺了江西省党部领导权之后，并进一步把持南昌的《民国日报》。为了与敌人争夺舆论阵地，在江西省党组织的领导下，决定将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创刊的《红灯》周刊复刊。邹努是《红灯》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

邹努常用“雷特”（英语 fight 即战斗的意思）或“雷特女士”、“雷烈贞”等笔名为《红灯》、《江西青年》等刊物写稿，在《红灯》上先后发表了《白色恐怖与赤祸蔓延》、《一年容易又春风》、《奉劝右派》、《为南昌学生进一言》、《戴季陶》、《如我是鲸》等几十篇文章。因为他的文章锋利明快、爱憎分明、生动活泼、诙谐感人，所以，深为党内外人士喜爱，也使反动派畏惧。他在《自由在血泊里》一文中写道：“军阀打倒了，反动教育家也不能拿什么校规来制服我们了，我们的自由幸福到了，这时候正好照着镜子研究如何涂脂抹粉，准备替密斯特做夫人。这是多么甜蜜啊！……但是，朋友，你要认清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的社会是什么社会，你想自由吗？自由在血泊里！你想除了你身上的锁链和奴隶之境

遇，你就要下决心在奴隶的解放运动中去努力，方是你的出路！”“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家拱手送给我们的。自由在我们的血泊里！”在《赤的五四精神复活起来》一文中，他那激愤的呼声跃然纸上：“被压迫的同志们！我们不要梦想革命成功了啊！中国革命到了是一个很严重的很危险的时期，除了武汉新都以外，全中国是白色恐怖笼罩着。劳苦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皆呻吟悲痛于讨赤的旗帜下，尝受镣铐刀枪的非人生活。黑化蒙索尼里的法西斯蒂党，竟不断在青天白日之下蔓延活跃着。中国到了很严重很危险的时期。我们应该怎样？我们要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对待中国民众的政策比以前更毒辣；我们要认清蒋介石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养的新走狗；我们要认清工农武装是今日最迫切之口号”。

邹努的行为激起了反动派的极端痛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打听“雷特”的下落，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雷特女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却不知道。有的说他是“聪颖非凡，才貌出众，多情多义的姑娘”；有的还说他“是女师大高材生，先生都不及她”等等。众说纷云，名闻一时。《红灯》编辑部还经常收到向“雷特女士”的求爱信。为了迷惑敌人，《红灯》第四期还特地刊登了一则声明：“本社雷特女士，颇为一般社会人士所赞赏，盖因她在本刊做过几篇文章又颇为漂亮的，她现已在女师大毕业，决心致力于社会革命，愿为女性解放之先驱，究竟何职业尚无定论云”，这就更加使敌人认定“雷特女士”是个女子了。

社会舆论赞赏“雷特女士”，反动派却被她的文章刺

痛，对她恨之入骨，四处侦讯，企图谋害她。有一天，省立第一师范有个反动学生报告反动当局，说看到一个高个子漂亮女学生，拿了本《红灯》进百花洲一间房里去了，估计是“雷特女士”。反动派立即派了一伙便衣去采取行动。他们赶到那里，见门是关着的，就踢开了门，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又矮又黑的男孩子坐在那里看报。他们便到处搜索起来。那男孩子可生气了，将桌子一拍，说：“你们简直就象土匪，想搜什么？”便衣说：“我们搜一个姓雷的，叫雷特女士，我们长官有请！”男孩子俏皮地说：

“原来这样，你们怎么不早说？刚才是有个女子进来。她就是‘雷特女士’呀？长得高高的，漂亮极了。可是她走错了门坎，被我笑走了。要是你们早告诉我，我不就替你们缠住她不放。还不快去追，她是往那边跑的！”说着用手向门外一指，那些便衣拔腿就追了出去。后来他们才搞明白，“雷特女士”根本不是什么高个漂亮女子，而就是那天碰见的那个又矮小又黑瘦的男孩子。

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派陈果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之名义，用圈定人员的“选举办法”，非法圈定国民党右派反动“AB团”头目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程天放等人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篡夺了江西党权。邹努以南昌市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发言中对国民党右派的这种恶劣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

为了打击“AB团”的反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二月，在中国共产党江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南昌市人民组成了“南昌市民大会”，邹努是主要领导人之一。该会成立后，领导南昌市人民开始了反“AB团”的斗争。四

月一日晚，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学联、军官教导团代表在市总工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和部署群众性的反AB团斗争，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大会。邹努代表省学联参加了这次会议。二日，在钟鼓楼新舞台举行了控诉AB团罪恶大会，会议由邹努等主持。会后，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学生和军官教导团的便衣武装，分别在邹努、杨达、张国的带领下，冲向AB团的非法党部，砸烂了AB团把持的江西省党部，抓到了AB团分子曾华英等三人。邹努随即调转学生队伍，向省教育厅冲去，几千名学生把省教育厅包围得水泄不通，但教育厅长、AB团首要分子程天放却不见了。邹努便封闭教育厅，把印章信件全部拿回学生总会。旋即带领学生分头上街进行搜查，他们来到了上谕亭，见一辆人力车在街上飞跑，立即追奔上去拦住，将化装乘车逃跑的“AB团”头目程天放抓住，押送总工会。与此同时，“AB团”首要分子罗时实、巫启圣等也被擒获。从安庆来到南昌的郭沫若，对这一行动大为称赞，表扬了邹努等人的斗争精神。

邹努有个同窗好友王宗庆参加了AB团，这次也被抓住。王宗庆的哥哥跑去向邹努求情，要求邹努看在以前感情好的份上释放其弟。邹努当场严厉地拒绝了他。同班有些思想落后的同学背地说邹努是个反眼无情的人。邹努知道后，对同学们说：“是的，我们以前感情很好，这是因为两人的心都是想着革命。现在他是反革命，是我们的仇敌，我怎能为敌人求情？说得对，对这种叛变革命的人我是无情的。我同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有感情的，如果有人为革命而犯错误陷入绝境，我邹努就是赴汤蹈火、粉身碎